

編號：117

屈原列傳（節錄）

司馬遷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¹也。為楚懷王左徒²。博聞彊志³，明於治亂⁴，嫻於辭令⁵。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⁶，爭寵而心害其能⁷。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⁸，屈平屬草藁未定⁹，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¹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¹¹，讒諂¹²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¹³也，方正之不容¹⁴也，故憂愁幽思¹⁵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¹⁶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¹⁷，故勞苦倦極¹⁸，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¹⁹，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²⁰，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²¹，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²²，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²³；小雅怨誹而不亂²⁴。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²⁵，下道齊桓²⁶，中述湯、武²⁷，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²⁸，靡不畢見²⁹。其文約³⁰；其辭微³¹；其志潔；其行廉³²；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³³，舉類邇而見義遠³⁴。其志潔，故其稱物芳³⁵；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³⁶。濯淖汙泥之中³⁷，蟬蛻於濁穢³⁸，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³⁹，皜然泥而不滓者也⁴⁰。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一、作者簡介

司馬遷（約公元前 145 或 135 – 約公元前 86），字子長，西漢史學家、文學家。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西南）人，由於該地靠近龍門，所以司馬遷自稱「遷生龍門」（《太史公自序》）。司馬遷十歲開始學習古文書傳。二十歲時，從京師長安南下漫遊，足跡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區，所到之處考察風俗，採集傳說。元封三年（公元前 108），司馬遷繼承其父司馬談之職，任太史令。此後，司馬遷開始撰寫《史記》。後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護，獲罪下獄，受腐刑。出獄後任中書令，繼續發憤著書，終於在征和二年（公元前 91）撰成《史記》。人稱其書為《太史公書》。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對後世史學影響深遠。司馬遷還撰有書信《報任安書》，記述了他下獄受刑的經過和著書的抱負，為歷代傳頌。又，據《漢書·藝文志》著錄，司馬遷有賦八篇，但大都不傳，只有《悲士不遇賦》一篇保存在唐歐陽詢等編纂的《藝文類聚》。

二、背景資料

本文是一篇人物傳記，是《屈原列傳》的節錄，而《屈原列傳》又節撰自《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該傳是屈原和賈誼二人的合傳。先秦古書皆不載屈原生平事跡，至司馬遷始為屈原立傳，所以此傳是研究屈原生平、思想及創作的最早、最重要文獻。本篇主要是《屈原列傳》的前部分，是對屈原青年時代任楚懷王左徒一職的經歷的概述及對屈原高尚品格的總論。

三、注釋

1. 楚之同姓：楚之王族本姓芈。楚國三大貴族屈、景和昭氏均與楚王同姓。（芈：粵[美]，[mei5]；漢[mǐ]。）
2. 為楚懷王左徒：擔任楚懷王的左徒之職。楚懷王：楚威王之子，名熊槐（公元前 328 – 公元前 299 在位）。左徒：楚官名，地位僅次於令尹，負責參與議論國事、頒佈政令、對外接遇賓客，應對諸侯。
3. 博聞彊志：見聞廣博、記憶力強。彊：同「強」。志：記。
4. 明於治亂：很了解治理國家之道。明：了解。治亂：安定與動亂。
5. 嫻於辭令：熟悉應對的言辭。嫻：熟悉。辭令：言辭說話。
6. 上官大夫與之同列：上官大夫和屈原官階相同。上官大夫：即上官靳尚，乃楚人，複姓上官。
7. 爭寵而心害其能：為了爭寵而嫉妒屈原的賢能。害：妒忌。
8. 造為憲令：制定國家的法令。
9. 屬草藁未定：草稿還未寫好。屬：綴輯，撰寫。粵[囑]，[zuk1]；漢[zhǔ]。
10. 平伐其功：屈原總是誇耀自己的功勞。平：屈平，即屈原。伐：炫耀。

11. 疾王聽之不聰也：痛心楚懷王聽信小人之言，不能明辨是非。疾：痛心。聽：聽信。聰：聽覺靈敏。
12. 讒諂：讒：讒言。諂：^粵[簽之陽上聲]，[cim2]；^漢[chǎn]。曲意奉迎。
13. 邪曲之害公：邪惡小人危害公正無私的人。邪曲：奸邪之臣。害公：傷害秉公辦事之人。
14. 方正之不容：行為正直的人不為朝廷所容。
15. 故憂愁幽思：所以愁苦鬱結。幽思：鬱結於心的思想感情。思：名詞。^粵[試]，[si3]。
16. 「離騷」者，猶離憂也：「離騷」即是「遭遇憂愁」之意。離：同「罹」。^粵[梨]，[lei4]；^漢[lí]。受：遭逢，遭遇。
17. 人窮則反本：人遭遇到處境困難時，總想念上天和父母，希望得到救助。反：同「返」。
18. 故勞苦倦極：所以辛勞、疲倦之時。極：困憊。
19. 疾痛慘怛：病痛、憂慮、傷心。慘怛：內心悲痛。怛：悲憂。^粵[筮]，[daat3]；^漢[dá]。
20. 正道直行：正大光明，行為正直。行：^粵[杏]，[hang6]；^漢[xìng]。
21. 讒人間之：小人卻離間他與君主的關係。間：離間。^粵[澗]，[gaan3]；^漢[jiàn]。
22. 忠而被謗：忠心卻遭誹謗。謗：誹謗。
23. 好色而不淫：描寫男女情愛而不過分。好色：愛好描寫男女情愛。淫：過分。
24. 小雅怨誹而不亂：《小雅》常有怨恨、譏刺，卻不擾亂原來社會的秩序。誹：誹謗。^粵[匪]，[fei2]；^漢[fěi]。
25. 上稱帝嚳：從遠古的帝嚳談起。嚳：傳說中的古帝名，號高辛氏。^粵[谷]，[guk1]；^漢[kù]。
26. 下道齊桓：近世則談到齊桓公。
27. 中述湯、武：中古講到商湯和周武王。
28. 治亂之條貫：治亂興亡的來龍去脈。條貫：條理，系統。
29. 靡不畢見：沒有不清楚呈現，指一切都交代清楚。靡：沒有。^粵[尾]，[mei5]；^漢[mǐ]。見：同「現」。
30. 其文約：文字簡約。
31. 其辭微：辭意精微。
32. 其行廉：行為正直而不苟且。行：^粵[杏]，[hang6]；^漢[xìng]。廉：有節操、不苟取。
33. 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其文字取用的不過尋常瑣細之事物，但其旨意卻很偉大。指：旨意。
34. 舉類邇而見義遠：舉例可以很淺近，而表達的道理卻十分深遠。舉類：所舉的事例。邇：近。^粵[以]，[ji5]；^漢[ěr]。
35. 故其稱物芳：所以他比喻的事物多是芳香花草。
36. 故死而不容自疎：雖死也不肯疏放懈怠。疎：同「疏」，疏懶，懈怠。

37. 濯淖汙泥之中：在污泥中，洗淨身上的污泥。淖：泥濘。㊦[鬧]，[naau6]；㊧[nò]。汙，同「污」。
38. 蟬蛻於濁穢：像蟬蛻殼般脫離污濁穢臭的環境。蛻：蟬、蛇之類脫皮去殼。㊦[退]，[teoi3]；㊧[tui]。
39. 不獲世之滋垢：不受塵世的穢濁垢污所染。獲：遭受。滋：髒污，污濁。
40. 皜然泥而不滓者也：陷入污濁中仍能保持潔白，不被染黑。皜：潔白，潔淨。㊦[照]，[ziu3]；㊧[jiào]。泥：通「涅」，染黑。㊦[涅]，[nip6]；㊧[niè]。滓：污黑，污濁。㊦[只]，[zi2]；㊧[zi]

四、賞析重點

本文是《屈原列傳》的節錄，主要描述屈原從被楚懷王信用到被疏遠，以及作者對屈原文學代表作《離騷》及其人格之高度評價。

全文可分為三段。由開首至「王甚任之」為第一段。講述屈原才高位尊，擅長內政、外交事務，初期頗受楚懷王信任。

第二段由「上官大夫與之同列」至「王怒而疏屈平」，作者以上官大夫爭寵忌才而致屈原被楚懷王疏遠之事例，道出屈原仕途之轉折。上官大夫即上官靳尚，官位與屈原同級，其欲爭寵，又妒忌屈原才能，見屈原草擬國家法令，故奪其未定之草稿。屈原不給，上官大夫遂向懷王進讒言，說屈原每制定一條國家法令，都誇耀自己的功勞，並謂屈原自以為只有他才有此才能。上官大夫之讒言，終導致屈原被懷王疏遠。

第三段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始至文末，寫屈原有感於楚懷王偏聽小人讒言，以及自己正直無私而不為朝廷所容，乃憂憤而作《離騷》。作者並道出屈原作《離騷》之動機、《離騷》之內涵及特色，以及屈原之高風亮節。屈原作《離騷》的動機是「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指出屈原痛惜懷王昏庸，聽信讒言，被小人蒙蔽，而姦邪之徒陷害公正之人，正直之士不容於朝廷。可謂道出了《離騷》的主題。接着，司馬遷為《離騷》釋題：「『離騷』者，猶離憂也。」「離」相當於「罹」，合二字是「遭遇愁苦」之意。作者繼而解釋屈原所遇愁苦處窮：「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人處窮苦困境時就會希望得到上天、父母的救助，而屈原正直無私、盡忠盡智以事君，卻換來小人離間他與君王關係的下場，其境甚窮苦，故難免要反本而呵壁問天了。屈原這種「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遭遇，「能無怨乎？」故屈原作《離騷》是「蓋自怨生也」。上述可算是「離騷」詩題之內涵。司馬遷還寫到《離騷》的風格和特色：詩中雖寫男女戀情，但不是荒誕無度，故與《國風》一樣是「好色而不

淫」；詩中也表達了對當權者的不滿與反抗，但不是犯上作亂，故與《小雅》一樣「怨誹而不亂」，《離騷》實兼《國風》、《小雅》之美。《離騷》還有稱述遠古高辛氏，近古齊桓公，中古商滅夏桀，周滅殷紂等以「刺世事」之特色；而道德之廣遠崇高，歷代治亂之脈絡都呈現在行文中，這是其另一特色。而且寫得文字簡練、立意精微，達到引事小而意旨大、舉例近而意義深遠的境界。最後，司馬遷從《離騷》之藝術成就評論到屈原之高尚人格，認為「其志潔」，故援引香草美人入詩；「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我懈怠。在太史公心目中，屈原是出於污泥而不染之忠臣，雖處亂濁之世而不受染黑，其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約言之，屈原人品與文品俱統一，達到恆久與日月爭輝之境地。

從本文的立意看，雖然主要是對屈原高風亮節的頌讚，事實上卻處處透現了司馬遷自我心情之反射。尤其「屈平疾王聽之不聰」至「能無怨乎」一段，不期然令人想起司馬遷《報任安書》中「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一段，司馬遷賢良方正，才高八斗，忠心為漢室，卻因為替李陵說句公道話而觸怒漢武帝，被處腐刑；這與屈原才華橫溢，正直不阿而遭謗，被君主疏遠遭遇相近，故太史公之描寫屈原、歌頌其人格，實是自我心情之寫照。尤其本文中「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諸句，簡直是太史公寫《屈原列傳》之真正心跡所在。所以吳楚材、吳調侯選《古文觀止》時評本篇曰：「史公作屈原傳，其文便似《離騷》，婉雅淒愴，使人讀之，不禁歔歔欲絕。要之窮愁著書，史公與屈子，實有同心。」清人李景星評《屈原賈生列傳》時亦說：「通篇多用虛筆，以抑鬱難遏之氣寫懷才不遇之感，豈獨屈賈二人合傳，直作屈、賈、司馬三人合傳讀之可也。」可以說，太史公撰《屈原列傳》乃借古人酒杯澆自己塊壘也。

至於本文的藝術技巧，亦有甚多可取處。就章法言之，全文三段頗為完整，文章第一段即總寫屈原職位高、才能好、影響大、遭遇佳，如此正可為下文情況逆轉作鋪墊，暗示禍由此生。下文第二段即接寫屈原之不幸，由於奸臣蠱惑昏君，使「王甚任之」的屈原遭受「王怒而疏屈平」之對待。再接下來，作者寫道：縱使屈原忠心耿耿、才華卓越，卻被君主疏遠，因而生怨，寫出《離騷》此篇驚世名作，接寫《離騷》之內容、特色，並將之與屈原之高尚人格合寫。如此，全文就構成「境遇好」、「境遇逆轉」、「因境遇逆轉而作生愁鬱，故寫成怨詩《離騷》」之行文邏輯，環環相扣。至於本文之鋪寫，實按一句關鍵句鋪開，根據張胡森《心術動遠 文情變深——談談高中教材《屈原列傳》的寫作藝術》一文的見解，此「主腦」句即是「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一句，此句既是屈原之遭遇，又是屈原寫《離騷》之原因，正好呼應上面所述之行文邏輯。由此可見，本文章法謹嚴。

自人物塑造方法上講，本文運用了襯托法。文章第一二段寫楚懷王初時信任屈原，但憑上官大夫一句讒言就「怒」而「疏」屈原了，如此昏庸之形象之描繪，實在是為反襯屈原之精明及才華橫溢。文章另一襯托之重點是以上官大夫之姦邪狡黠、了無真才實學襯托屈原之光明正大、擅長內政交外事務。作者寫屈原是「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寫上官大夫是「爭寵而心害其能」、「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能為」』也。」上官大夫之低下形象，正使屈原之高尚品格躍然紙上。此手法亦可稱為以賓形主，賓是懷王、是上官大夫，主是屈原；愈寫賓是無能昏聩、姦邪狡詐，愈顯出主之正大光明、才能卓越。魯迅先生在《且介亭雜文·論俗人應避雅人》中云：「優良人物，有時候是要靠別人來比較、襯托的，例如上等與下等，好與壞，雅與俗，小器與大度之類。」此語正好道明本文人物襯托法之妙處。

人物傳記類的文章往往使用夾敘夾議的寫作方法，本文亦不例外。第一、二段主要以敘述為主，記敘屈原之出身、才能、品性及上官大夫以讒言陷害屈原之經過。第三段最能看出夾敘夾議之寫作特點：「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至「猶離憂也」是敘屈原寫作《離騷》之動機；「夫天者」至「可謂兼之矣」是議論，發表「人窮則反本」的意見，以及對屈原「處窮」、高尚人格、《離騷》風格作出評論。「上稱帝譽」至「以刺世事」是敘《離騷》之內容，「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是議《離騷》內容彰顯之價值。「其文約」至文末是議論，總論屈原之人品和文品俱造極致。本文善用夾敘夾議，使屈原事跡明晰呈現讀者眼前之外，其議論部分可使主題深化，揭示司馬遷對屈原之評價及其自我心跡。

魯迅先生曾稱《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此篇《屈原列傳》節選亦頗能表現出此特點，蓋全文實是司馬遷自己之《離騷》也。